

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



GELISHIKA
HE
TA DE
XIONG

格里什卡和他的熊

【法】勒内·吉约/著 林治华 郭越芬/译



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
——国际安徒生奖的法国作家勒内·吉约
最心爱的作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GELISHIKA
HE
TA DE
XIONG

格里什卡和他的熊

【法】勒内·吉约/著 林治华 郭越芬/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法] 勒内·吉约 林治华 郭越芬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里什卡和他的熊 / (法) 吉约著; 林治华, 郭越芬译.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9

(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

ISBN 978-7-5315-6259-7

I. ①格… II. ①吉… ②林… ③郭…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 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508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许科甲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发行 (销售) 部电话: 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 印 厂: 辽宁省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 许科甲 马 婷 赵 博

责任校对: 贺婷莉

封面设计: 马 婷 白 冰

版式设计: 方舟文化 白 冰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4.75 字数: 68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6259-7

定 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点灯的人



茶点快准备好了，太阳已经西落，
这时候，可以在窗口见到李利走过身旁；
每晚，吃茶点的时候，你还没就座，
李利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来了，把街灯点亮。

汤姆愿意当驾驶员，玛利亚想航海，
我爸爸是个银行家，他可以非常有钱；
可是，等我长大了，让我挑选职业，
李利呀，我愿意跟你去巡夜，把一盏盏街灯点燃！

只要门前有街灯，我们就很幸福，
李利点亮了许多盏，又点亮一盏在我家门口；
你手拿提灯和梯子，别忙着走过，
李利呀！今晚瞧一眼这个孩子，向他点点头！

很喜欢斯蒂文森诗中那个“点灯的人”——那个每天太阳落下后，就扛着梯子走来，把街灯点亮的李利。作为儿童读物的出版者，我们很希望能把一本本伟大的书带到孩子们面前，点燃孩子们心中的那盏灯，使他们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最初看见什么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对一个孩子来说，特别是在14岁以前，读什么东西至关重要。

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我觉得首先是儿童发展的需要。华德福学校的创始人斯坦纳认为，人的成长、自我体系的确立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0岁到7岁，这个阶段孩子对外界事物和知识是以无意识的吸收和学习为主；第二个阶段是7岁到14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可以称之为“美的阶段”，这个时期对孩子过多地进行理性的教育，实际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件事情、一个道理你跟他讲一百遍，他理解了可是他可能还是做不到，这个阶段对孩子的教育用艺术的形式实际上更为有效；第三个阶段是14岁到21岁即初中到高中阶段，这个阶段才是理性意识逐渐确立的阶段。

儿童需要文学的滋养，儿童是天生热爱故事的。特别是对于处在享受“美的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阅读的内容需要以儿童文学的阅读为核心。我们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择选出适合儿童的文学内容，让孩子们享受营养丰富的文学教育。《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这套文学小丛书就是秉承这样的考量，从浩如烟海的世界优秀文学文本中被择选出来呈现在小读者面前的。

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图书创作者的最高荣誉，所以也有个别称叫作“小诺贝尔奖”。这套文学小丛书中的作品均是从这些获奖作家的代表作中精心选出的，堪称经典中的精品。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神奇的种子，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奥秘，而阅读，则能够给种子以美好的滋养，并唤醒所蕴藏的神奇。我们的责任是把最好的、最美的、最有意义的文学作品呈现给小读者，让文学照亮孩子的心灵。

编者
2013.12

作者简介



勒内·吉约(1900—1969)，1900年1月24日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曾就读于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于波尔多大学学习数学之后，他被派往非洲，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教书，达十五年之久。因为当时那个地区只有一所学校，所以大多数当今塞内加尔的卓越人物，包括前总统桑格尔，都曾是他的学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约在军队服役，当过炮兵，曾与美军协同作战，参加过在法国北部和德国的若干战役。后升任中尉，曾荣获多种勋章。

1946年，他返回塞内加尔，在那儿开始从事儿童作品写作。1950年，重回法国于巴黎任数学教授至1960年。

勒内·吉约被公认为法国最杰出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作家，一生著作甚丰，种类多样，主要代表作有：《萨马·白象王子》《格里什卡和他的熊》《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人民》等。他的作品曾获得若干国际大奖。1964年，由于他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贡献而获得第五届国际安徒生奖。

第一章

格里什卡和雅姑



天正纷纷扬扬下着雪，大雪片松软松软的。西伯利亚大北边的莫克弗村披上了一件厚厚的银白色斗篷。午夜的太阳落下山了。用不了几个小时，天际便又呈现出淡淡的曙光。

整个村子看上去空无一人。这时，一个小小的影子在雪地上踩踏而成的窄窄的小路上迅疾地移动，接着便消失在星星点点的像白色的巨型蚁冢似的帐篷屋之间。

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下，踩踏而成的雪地小路看上去蓝幽幽的。忽然那个影子又重新出现在村子中间酋长家的房前，这就是格里什卡，来找他

的朋友。

“雅姑！雅姑！”他扯着嗓子喊道。

一个小女孩掀起挂在帐篷屋入口处的沉甸甸的麋皮帘。她叫雅姑，老酋长凯亚的独生女儿，和格里什卡一样大。小男孩是奥萨克的儿子，很以爸爸为自豪，因为奥萨克是当地最最勇敢的猎人。

“快，穿上滑雪屐！”男孩子说。

“穿上滑雪屐？为啥？干什么去？”

“到河边去，别问了，赶快！”

雅姑转身走进帐篷，那皮帘子在她身后落下。但几乎只有一眨眼的工夫，她又钻了出来，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穿越雪地，长途跋涉，一直走到柴普开河。

雅姑和格里什卡个头儿一样高。两个孩子看上去像极了：都是红铜色的脸膛儿，高高的颧骨，丹凤细眯眼，长长的睫毛上闪烁着银色的冰屑。不同的是，男孩子的眼睛是黑色的，而女孩子的眼睛的颜色呢，就像那春天开放在柴普开河边的芦苇丛中的蓝色蝴蝶花。

从他们的装束打扮上，简直分辨不出哪个是男孩儿，哪个是女孩儿。两个孩子都穿着毛皮镶边儿的束腰紧身短上衣，上衣的后背上缝着扁平的铜饰。两人都戴着水獭皮帽，帽檐儿一直拉到眉毛边上。驯鹿皮裤子的膝盖处缝上结实的麋鹿皮做的护膝，高筒皮靴则是用大麻哈鱼皮制成的。

他们的腰带上都挂着图什肯人的护身符，那是巫士用木雕刻而成的极小的熊崽的形状，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护身符保护他们不受邪恶的侵袭。

两个孩子穿上雪屐，逐渐加快了速度，不大工夫便来到斜坡，顺着斜坡向河边滑去。凛冽的寒风刺打着他们的脸颊，他们感到一阵阵战栗。雪已经不下了。当他们向下滑落时，格里什卡握住雅姑的手，保持身体的平衡。迅疾的速度，刺骨的寒风，他们觉得像是喝了酒，晕晕乎乎的。

周围白茫茫的一片，万物静悄悄的。耳边只有雪屐滑动的干巴巴的吱吱声。

时不时地，远处响起一阵阵隆隆的闷雷，摇

撼着山脊，随后发出回声。那回声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听起来好像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雪球在翻山越岭。

树枝上压着厚厚的冰霜，晶莹闪烁。这儿那儿，到处可见冻裂的大落叶松或杉树。

当格里什卡和雅姑来到河边时，他们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然后，他们顺着河岸走去。

柴普开河一连流经几个冰封的湖，湖上长满了芦苇。孩子们走近时，惊起许多野鸭子。它们成双成对地拍打着翅膀，嘎嘎地叫着飞走了。

“格里什卡！”雅姑喊叫起来，“看，这是蹄印，它就是顺这条路来的。”

雅姑十分清楚她的伙伴沿着河岸找什么来了。他要找的是大麋鹿带领着鹿群来河边饮水时撞开的冰窟窿。

“帮一下忙，雅姑。”

洞口又结上冰了。

“喏，用这把刀。小心别碰着自己。别把刀刃折断了。”所谓刀刃，就是把一块骨头仔细地做成刀片的形状，磨得非常锋利，然后紧紧地嵌

进一根鹿角，作为刀把。

两个孩子肩并肩地跪下来，开始敲冰，扩大麋鹿已经撞开的洞口。不一会儿，一汪静静的深绿色的水出现了，可是即刻又结一层薄冰，把冰窟窿口重新封上。

“现在我们得等着。”格里什卡说。

冰层很快地加厚。他们不时地用骨制刀尖戳洞口的边缘，这样可以看出冰结了多厚了。

在冬天，帐篷屋里仅有的光线是从一扇窄窄的天窗射进来的。那窗户的中间是一条冰片，四周用积雪将冰片固定住。

奥萨克家帐篷屋的天窗冰片被狗碰碎了，所以格里什卡带着雅姑到河边来取一块窗“玻璃”安上。到麋鹿喝水的冰窟窿来取冰，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在这儿能有切割得下来的薄冰。他俩蹲在洞口边等着，冰层结成一指厚左右就可以割下来了。

格里什卡开始小心翼翼地松动冰片。

这时，突然传来雅姑恐怖的喊叫声：

“格里什卡！看！那儿！”

男孩放下手中正一心一意干的活儿，忽地跳了起来。雅姑吓得浑身发抖，但他弄不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到片刻之前从芦苇丛中赫然冒出的黑乎乎的大家伙。

“到底怎么啦？”他大声地问，同时抓住雅姑的胳膊不让她跑。“小心点儿！哎呀，你这下子可干了好事！我好不容易切的冰全碎了。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看，格里什卡！”雅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那边！它看见我们了！我敢肯定它看见我们了——它朝我们走过来了。看！它来了！”

这是一只巨大的熊。这野兽可能还没看见两个孩子，但已经嗅到了他们的气味。孩子们可以看到它正在用鼻子用力地吸气，以探测气味的来向。

“不要动，雅姑，一点儿声也不要出。”格里什卡低声说。

“它会要咱们的命的。”

“你就待在这儿，一动也不要动。我去和这只熊谈谈。”

雅姑脸朝雪地，平趴在芦苇中。

熊迈着蹬自行车似的步履，向他们走过来，一路上把芦苇踩得乱七八糟。现在它站立起来了，用毛茸茸的前掌使劲敲打着前胸。那双野性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像着了火的大理石弹球。它的嘴巴扭曲着，做着可怕、残忍的怪相。

忽然，那只熊像是受了惊吓，站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它张开了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猛然又闭上，好像压抑住在喉咙里隆隆作响的吼声。

它再也没向前移动一步，只是站在那儿，脑袋歪向一边，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它前面、挡住它去路的小人娃娃。它完全可以扑到他身上，把他压成肉饼。可是，格里什卡呢，在使自己尽量地高一些，他挺起胸，仰起头，两眼直视着熊的眼睛。

“喂，米树克，”格里什卡提高声音，清楚地说(在图什肯国土上，所有的熊都叫作米树克)，
“看起来你往我们这边来只是想表示一下友好，对吗？”

熊哼了一声。

“这就对了。我们还是互相了解的，不是吗？噢，你在往芦苇那边看，有什么动静吗？那是我的朋友雅姑。是的，是个女孩儿——一个很好的女孩儿。不过，她有点儿怕你。”

熊慢吞吞地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胳膊，战战兢兢地用手掌摸摸格里什卡的水獭皮帽子，然后又静静地站着不动，只是用鼻子长长地吸气。

“对了，嗅嗅我，你就会认出我了。靠近些嘛，哈！现在害怕的倒是你啦！”

说也奇怪，当格里什卡高声大笑的时候，这头野兽倒真有几分害怕。它的前掌不断地在它的黑黑的凸鼻子前挥动，好像在驱赶捣乱的苍蝇一样要驱赶格里什卡的笑声。

熊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略略地提高了哼哼声。

“你怕了，”格里什卡一边说，一边还在不停地笑，“但是你知道我们是朋友，对吧？你大老远地从大山里来。这儿是凯亚领土的中心——凯亚家族——你们那儿都知道这个名字吧？”

熊哼哼唧唧的，在格里什卡前面慢慢地退走

了。

“得了，得了，你走吧，回家去——快些。回去告诉你们山里的伙伴们，你是怎样遇见格里什卡的。他的爸爸叫奥萨克——这个名字你和你的伙伴们都很熟悉吧？肯定比对凯亚那个名字更为熟悉。好吧，你现在走吧！”

熊四肢落地，缩起脖子，小眼睛熠熠发亮，一边号叫着一边用爪子刨着雪，刨得雪屑四溅。然后它走了，边走还边用眼角余光提防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正朝着它拍手的小人儿。最后，这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纵身一跃，消失在芦苇丛中。

“雅姑！”

格里什卡把她扶起来。她几乎冻僵了，四肢发抖，一半是冷，一半是怕。

“它走了，雅姑，你听见我和它说话了吗？我爸爸奥萨克会说真正的熊的语言呢，真正的熊语。他常常带我去打猎。我记得有一次……”

“怎么啦？”

“我们待在山上的一个洞穴里，我看见了整

整一大家子熊。你知道，它们都是他的朋友，我爸爸的朋友。它们实际上……”

“格里什卡！听！”

雅姑又哆嗦上了。

“你总是大惊小怪……”

“是熊，它一定是回来了。”女孩子把脸埋在格里什卡的外套里，结结巴巴地说。

“听，你这个小傻鼯鼠，用不着藏起来。你听不着鞭子啪啪响吗？听不见狗叫吗？那么，现在你肯定能听清了。”

远处，一辆雪橇正在朝他们的方向驶来。

“瞧，你现在还看不见吗，小鼯鼠？”格里什卡笑着说。

“来的是巫士。他这一次是乘雪橇顺着河边来的，上一次他到我们村里来是骑着驯鹿。记得吗？”

雪橇急速地越驶越近，他们已经可以数出有几只狗在拉雪橇。

“哎，雅姑，他真是富得不得了——这个巫士。他用七只狗拉雪橇。想想看——七只！和那个中国人李奏一样。”

李奏是个富裕的中国商人，他每年冬季都到莫克弗村来，向猎人收购狐皮。

“不过巫士的狗像狼一样凶野，”格里什卡接着说，“巫士的狗，实际上……你听它们的叫声！”

从那高高地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子里，莫克弗的猎人们一定已经看见了雪原上奔驰而来的狗拉雪橇的剪影。

短暂的夜即将过去。有那么一会儿，大地笼罩在黎明前玫瑰色的苍茫的晨曦中。接着，微微发亮的桦树像巨大的白蜡烛似的，一棵又一棵地被点亮了，几乎是同时，原野上泛起银绿色的光亮，象征着新一天的开始。

柴普开河，这条冰的飘带，此刻像镜子一样炫目。巫士连连吆喝着他的七只狼狗，沿着河边飞奔而来。

两个孩子看着他在不到一箭之遥的远处驶过。他站在雪橇的后面，一圈又一圈地甩动鞭子，指挥着狗群冲上山坡。“我们走吧。”格里什卡说。

巫士的到来总是件大事。只有酋长派人去请